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“不要拍照”

严国庆

酷暑时节，我参加家访慰问的户慰问。在一户夫妻共同遭重病折磨的家庭，护工开了门，把我们迎进屋。我把装有慰问金、写着姓名的信封送到男主人床边，他努力伸出一只手接过去。他夫人在一旁吸氧，眼珠转着像寻找什么，然后吐出一句话：“谢谢你们来。看我们这样子，不要拍照，不要上电视……”

我轻轻退出来。这时除了“好好治病”，再也找不出能够留给他们的语言。屋子里还没有开启空调，南北窗子敞开着，有风穿过，房间里换气顺畅，热度倒也还好。这个细节里，我能感觉60多岁的病中夫妇，于艰难中安排生计的努力。我们与护工谈到防暑，她说“会留意气温”。我同事当场放弃了拍照留痕、事后宣传的念头。我们抓紧作别，好让他们安静休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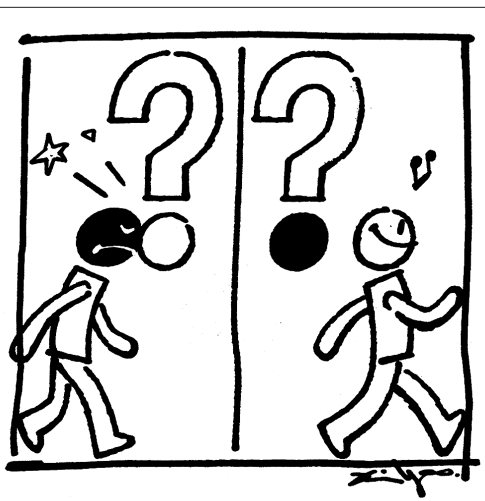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与社区主任聊，她谈到老病号以及残疾失能、生活困难等家庭里，常会有各类组织安排的季节性、礼节性和福利性慰问。现场有拍照，也有拍视频。她明显感觉居民的隐私感、形象感和尊严感越来越强了，有的心里不舒服想说只是怕伤情面。回想刚去女主人的提醒，我慢慢读出她们话中相同的信号：对待病患、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，不难做到有恩而难有礼。

便联想慰问中一厢情愿甚至忽略、漠视对方感受的情形，觉得慰问自身的“常见病”也不能努力防治：一到中秋慰问，月饼总是首选，而对看望对象中“三高”患者食品禁忌程度考虑不多或者想也没想。有的被慰问者因为多重身份的缘故，一个节日收到月饼礼盒就不止一二；吃不了，着急，扔掉，下不去手。还有，一说送温暖，慰问品里常会列入棉被什么的。结果，你去我去，前年来过、去年来，一些贫困户家中“慰问被”闲置了好几条……

也有让人感觉一新的。有段时间参与春节“三下乡”，当天入户慰问，送什么呢？有人说毛毯粮油，有人建议先了解困难群众需求。后来，得知其中一户困难家庭主人行走不便，承办者便改变思路，买了轮椅作为慰问品。物品变了，价钱却相当，东西还特别对象化。

说起来，我参加过多次入户慰问。而“不要拍照”的提醒、恳求，却是头一回听。我怕忘记，就当即在手机便笺上记下她的原话。回想女主人说话时的神情，里面有丰富的含意。沉浸于特定情景和情绪，我又仿佛听见“不要……”“细细琢磨可以想见，慰问之间，并非一概不能拍照留影。送棉被给粮，要紧的是弄明白“这一个家”“这一位”生活此时处于什么境况。稍稍延展一下，眼下因为各种原因遭遇一时困境的高考学子家庭，亦可能迎来慰问帮助他们的好心人。怎么帮、怎么记录传播，也是同样的理。明理则不难有礼。

回过来来说，更多受慰问者能够没有顾虑地及时表达“顾虑”，每个慰问者都能事前事后去琢磨，听得见听得懂表达，那么慰问这样的好事才成其好。不难有恩而难有礼，这个礼，就是平等、真切、讲求礼貌礼仪，设身处地，用心思量，看重双向诉求和尊重。从这个意义上审视，“不要拍照”说的就远不止是拍照了。一时间吐露的诉求，虽则简，却有关于慰问之类事情的学问和养分，就看我们吸取多少。



智慧
快餐

郑辛遥

人教人，教不会；事教人，一教会。

熟悉出版史的朋友，想必对“跑马书”三字不至于陌生。我也曾在之前的一篇拙文里提及，上世纪30年代，随着连环画走向市场，就有一些不法书商，为博取短期利润，出过不少画工低劣、粗制滥造的跑马书，而终被时代所唾弃。

最近读到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俞子林《“跑马书”与“皮包书店”》一文，其中写道：1950年代初，识字班、文化速成学校在城乡遍地开花。人们在粗识文字之后，最爱读连环画。抗美援朝期间，连环画又成为战士读物，连环画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正在这时候，私营出版界出现了所谓“跑马书”现象。什么是“跑马书”呢？就是形容出书快捷如跑马一般。譬如说遇到“好题材”，立即组织两三个人，去旅馆包一个房间，日夜赶画，只二三天一本连环画就印出来了。

为了弄清“跑马书”究竟何时出现，我试着翻阅《亦报》，发现1950年12月

17日，徐淦以“齐甘”笔名发表短文《跑马书》，其中写道：“跑马书这一讽刺性的名头是读者赠送给那些滥编、滥画、滥出一泡的新连环画的。”后又分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：“据说公营书店向连环书店批书，一以新出为贵，二对每种新书的批数有定额。这就造成：只要是新出的，总归可以卖出一定的数目，内容的好坏就可以不管了。”

再和时间轴稍往前移，1950年5月22日下午，为了团结连环画的新旧从业者，上海连环画出版业联谊会筹备会假座艺文处（威海路420号原“新生活俱乐部”、今民立中学）举行扩大筹备会，商讨组织统一的发行机构连环画联合书店（简称“连联书店”）。6月21日，连联书店在上海联合出版社（福州路623号）召开成立大会，股东书店共39家。7月1日，连联书店正式开业，即日起39家同业所出连环画全部归其统一发行。10月9日，上海连环画出租者联谊会（简称“连出”）在天蟾舞台召开成立大会。“连出”还与连联书店商妥旧书换新书的方法，先换发有反动思想

祝淳翔

「跑马书」释义



边看边聊



那年，父亲去盱中（盱眙县中学）学习去了，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生活在维中（维桥公社中学）。我老大，十三岁，下面是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整个校园就我们一家五口人，空空荡荡，寂静得无所凭仗，只有场部的高音喇叭在一定的时段响，刮风时声音一阵大一阵小。

我记得母亲出去买过菜，记得的是母亲让我去小店买了一毛钱酱，于是饭锅头上炖酱，一天三餐饭就酱，我们盱哈话叫蘸酱“吮筷子”。这样吃了十天，吃得我们一家五口嘴里生火疮，无一人得免。

那天，有挑担子卖西瓜的从近处过，筐里只三四个，是被人挑剩下的，卖了算了，很便宜。母亲挑了两个，小小的。到家吃一个，另一个留着立秋吃，放到水缸里养着。我们家有利秋吃西瓜的习惯，或者说是传统，但下多以后，即使立秋父亲也很少买西瓜。偶然吃一次，恨不得把西瓜皮也吃下肚去，父母笑说我们：啃到“青州”了，即啃到青色的表皮了；一会儿又说：都啃到“通州”了，指把表皮啃通了。

我与弟妹正处在好戏的年龄，都盼着立秋快一点到来，用我们盱哈话讲，“眼巴锣（或箩）大”，天天翻看日历。日子终于到了，母亲把厨刀与砧板拿好，放在桌子上，弟妹们聚拢来，我到水缸

美食

七夕会

边两手岔开要搬西瓜。却，我的手刚触到瓜皮，还没得劲，皮裂开了，碎了。皮里面不是瓤子，而是水。红色的水一下子委在缸里，于是缸水全红了，上面漂着几片红絮，和一缸大大小小的几块瓜皮。

西瓜哪能摆那么长时间？有两个星期之多，可能还不止。如此，瓜瓤子早成了水，只是由薄薄的瓜皮勉强兜着，再过几天，恐怕连瓜皮子都化成水了。我与弟妹，那个心情，那个表情，无法用文字表达。

这事成了我们家永远的记忆。斗转星移春夏秋冬，后来我们泽字辈无论是天各一方还是聚拢在母亲身边，还是写信、通电话、发E-mail、QQ聊天或者微信拉家常，有时候会谈起那年的那件事，当然早已是笑谈。后来出生的弟妹与下一辈，有的也饶有兴趣地听着，像听天外的事。

那年夏天的那件事我以前写过，可能写了还不止一次；这次，写着写着，眼眶竟湿润了，鼻子抽泣了。那个小西瓜一瞬间破碎成水，水缸边妹妹的眼神与表情，我竟一点回忆不起来了。我的小妹妹，当时唯一的妹妹，父母特别是父亲最喜欢的女儿，那时才三岁，是靠米粥和米面粥喂大的。从能吃瓜菜到那时，她顶多吃过一两次西瓜。

立秋与瓜

王泽清

迎宾馆)的空军地勤部队。

抓好蟋蟀第二天，小伙伴们开始斗蟋蟀，当时叫“斗俘虏”，输方要把自己的蟋蟀给赢方。有一次，我在七宝镇虹豆田里抓到一只红头蟋蟀，翅膀发亮，凶狠无比，所向无敌，连续一周内没有对手，真所谓“横扫千军如卷席”。大概是我得意忘形，太逞能了，没有让它好好休息，疲劳作战，最后一次，它才咬了一个回合就落荒而逃，我也只能乖乖把它送给对手。至今想来还感到懊恼。

1972年我到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读书，有一次学农下乡，辅导员不相信我会抓蟋蟀，他们哪知道，这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每年9月8日前后是节气中的“白露”，这个日子我记得最牢了，因为白露以后，下一场雨，气温就下降一点，蟋蟀叫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、悠长、沙哑，以后就逐渐消失了。每到这时，就是我最惬意的日子。

现在我有第三代了，小男孩们有时候要玩蟋蟀，但蟋蟀一跳出来就束手无策，我则可以轻松地逮着，俨然老手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这可是童子功啊！

蟋蟀往事

邱根发

小时候家境一般，父母根本没有条件买什么玩具之类，但是我和很多弄堂里的孩子一样，童年玩得很开心，那时我们有各种原始的游戏，印象最深的当属抓蟋蟀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每年到八月以后，就是我们的“蟋蟀季”了，我和邻居孩子们常结伴到附近郊区的农村田地、空旷野地去抓蟋蟀。一大早天不亮就起床，到了目的地，先看好地形。第一步是静静地蹲着，耳朵侧听叫声，找准方向。然后，轻轻找到它藏身的地方，用蟋蟀网罩住洞口，再用水浇或用蟋蟀草引逗；如果不行，再用细铁棒伸向洞口，蟋蟀惊动后会跳进或者爬到网上来。此时就用竹罐桶或纸罐桶把它轻轻地灌进去，再用杂草树叶封好口。回到家里，放进一个垫有泥土的旧搪瓷缸、铁罐或蟋蟀盆，里面放一个小的小的水盆，再放些水和米饭，就算把蟋蟀养起来了。那些紧张兴奋以及草叶的清香，至今令人难忘。

记得跟着高年级的邻居还不辞辛劳地到过七宝、华漕、诸翟公社等地去。那些地方离家很远，但那里的蟋蟀骁勇善斗。一早出门，抓好

一幅扇面，好似园林里的漏窗。人文书画与古典园林本就相得益彰，你看那一匾一楹一联，皆是造景时的点睛之笔，心神领会之际开始触碰园林的脉搏与心事。漏窗是园林里的小构建，多不加辞藻修饰，流连其间，移步换景、层次跃然，更觉豁然舒心。

漏窗意在借景，借花木借四时借远山塔影，以致“物情所逗，目寄心期”，但更多的可能只是借一处树石小品。夏日游园，最喜漏窗那一侧简单的一丛绿植，两三秀石，绿意盎然，微风便也习习。

恰红快绿，红了樱桃、海棠，绿了芭蕉。樱桃、海棠花开一时。芭蕉却常绿常新，且与园林最相宜，所谓“芭蕉分绿与窗纱”。小轩四面开窗，窗外数本芭蕉，蕉窗听雨，小院深深。园林用石，太湖石为上。计成在《园冶》中评太湖石“性坚而润，有嵌空、穿眼、宛转、险怪”。

漏窗那一侧刚好有一丛芭蕉，倚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，好一处精致的树石小品！我想到了一幅扇面，念起了一位高士。何为高士？你看“蕉下不生暑，坐生千古心。抱琴未须鼓，天地自知音。”高士何人？就在画里，长洲沈周二。

沈周二，明代书画家，明四家之一，吴门画派的创始人。有意思的是，沈周二及其他吴门书画家的文人画里一般都会出现作者本人，不过仅淡淡勾勒几笔，或策杖而行，或临渚送别，或小舟闲坐，或居家会友，让我们得以一窥明代文人的风采。这次先生蕉下抱琴，若有所思。夏木阴阴，暑气渐消，顿生超然物外之感，天地也成了知音。好似王维《竹里馆》的意境，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。”王维经历过大繁华后，忽然很希望自己是一朵开在山中

的花，开始回归生命的本质，开始与天地对话。

与王维又不同，沈周二则一生未应科举，悠然地隐于阳澄湖畔，布衣蔬食，吟诗作画，优游林泉，平淡却享受着精神上的极致自由，常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。

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。窗前谁种芭蕉树？阴满中庭。古人度夏自然少不了那团团绿荫，沈周二亦喜爱着，对了，那幅扇面就叫《蕉阴琴思图》。

先生抱琴未鼓，琴是五弦？“坐盘石之上，弹五弦之琴，作为清角声。”抑或七弦？“冷冷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。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。”不尽然，“琴思”两字甚妙，先生静坐，发思古之幽情，可能想到了“归去来兮”的陶潜，他刚好有一把无弦琴。

“潜不音声，而畜素琴一张，无弦，每有酒适，辄抚弄以寄其意。”陶潜不为五斗米而折腰，毅然写下《归去来兮辞》，成为“隐逸诗人之宗”“田园诗派之鼻祖”。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！”名士风流尽显。

先生引陶潜为知己，想必怀抱的也是一把无弦琴。无弦者，弦在心中，人琴合一，弹奏出的必是天籁之音，比如芭蕉叶上潇潇雨。沈周二有《听蕉记》一文，雨落芭蕉，芭蕉承雨，静雅空灵，而韵味十足。“夫蕉者，叶大而虚，承雨有声。雨之疾徐、疏密，响应不忒。然蕉何尝有声，声假雨也。雨不集，则蕉亦默默静植；蕉不虚，雨亦不能使之有声。蕉雨固相能也。蕉，静也；雨，动也，动静戛摩而成声，声与耳又能相入也。”

夏日游园，或读画；蕉阴，或思琴。何以消暑？蕉下不生暑。

蕉下

周龙兴

残余的，以后再陆续换发迷信、黄色的旧书。上述种种举措，反映出在新旧交替之际，连环画从业者所面临的环境还是较为宽松的。

然而日后的“剧情”并未朝着理想方向发展。连联书店开幕后，第一个月营业额即达6亿3千万元（旧面值），八月份更增至12亿4千万元，这个数字大大刺激了旧出版家。此时，“解放书”的出版已形成“一窝蜂”似的热闹场面，画稿供不应求，不拘什么内容，只要是“解放稿子”就印出来，发连联书店发行，到時候结账收账，赚钱十分省力，老板们也个个笑哈哈。作者也趁机瞎编杜撰，粗制滥造起来。其中就有出版家将家藏多年的旧稿找出来略加修改，把“国军”二字改为“共军”，把国民党党徽涂涂黑便算是新连环画了。在“连出”成立后至1950年底约四个月内，旧出版家虽多数参加了连联书店“新圈子”，却并未放弃“旧圈子”，悄悄地在翻印和新出完全旧内容的连环画，印数虽不多，靠着出得快、周转灵，也能赚钱，称为“跑马书”。（参《上海连环画改造运动史料（1950—1952）》）

1951年4月11日至18日，市政府大礼堂（原万国商团操场）举行上海二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出版界代表舒新城在发言中指出：解放后“有所谓‘跑马书’，就是暗中发行，传播神怪、迷信以至于反人民的连环图画；据调



何以消暑？